

三國志

七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魏書 國志十

荀彧

子暉

孫彪

荀攸

賈詡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

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爽司空

續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

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 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相卒官八子儉緄靖燾詵爽肅粵黯 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軌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苑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 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 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

即叔慈內潤

彧年少時南陽何顓異之曰王佐才也

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父緄慕衡勢為或娶之或為論者所譏 臣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或于時年始二歲則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為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為緄入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於闡豎用事四海昇氣左惟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耻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

出補吏除元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

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之無久

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



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表紹已
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弟諶及同郡辛評
郭圖皆為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
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去紹從太
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
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
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
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
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或
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或留事

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
使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
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即勒兵設備
馳召東郡太守夏戾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
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
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
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
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
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
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

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
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
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
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
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
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
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
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
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
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
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
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
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
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
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
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
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
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
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
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

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

臣松之以爲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

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

前討徐州威罰實

行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入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

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陸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其子弟

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

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

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

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孰慮之太祖乃止大

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

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

鬼志一

四

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

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揚未可卒制或勸太

祖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

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

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

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

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

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

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

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

荀彧

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

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

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典略曰或折節下士

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事不可不以某為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眾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太祖雖征伐在外軍

國事皆與或籌焉典略曰或為人偉美又平原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荆州北

游許都恃才傲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己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

犖初涉藝文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

不足在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

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

魏志十卷

五

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其多又見荀有儀容趙

有腹尺因荅曰文若可借面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知眾不悅

將南還荆州裝束臨發眾人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誠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

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眾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也夏口祖子射與衡

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荅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為罵已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

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貌故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為或碑文稱或瓌姿奇表張

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滿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

乃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着新衣次衡衡擊為漢陽參搥容態不常音

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着冠履復擊鼓參搥

而顏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反辱孤至今有漢陽參搥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為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

求見至日晏衡着布單衣疏巾履坐太祖營門外以杖捶地
數罵太祖太祖勅外廐急具精馬三匹并騎二人謂融曰彌
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
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
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傅子曰衡辯於言
而赴於論見荆州牧劉表曰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
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
右因形而諧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
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
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
名滅為天下笑者

太祖問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

或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

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為知人諸所進達皆

稱職唯嚴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云三輔決錄曰象

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

表術會術病卒因以為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廬江太

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

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

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

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真實文愷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

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

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

所殺仲將名誕見劉邵傳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表紹內懷不服

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疆太祖方東憂呂布南
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
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眾皆謂
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
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
祖乃以紹書示或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

荀彧

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

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柰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

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由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

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任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

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接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或前後功表封或為萬歲亭侯

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

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動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悔曹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或勳勳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幾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或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表太祖與或書曰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

九年太祖拔

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

鬼

九

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眾前日公破表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眾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表尚得寬其死而表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

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

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或兄衍以監軍校尉

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

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荀氏家傳曰衍字休

若或弟三兄或弟四兄謀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

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謀子閔字仲茂

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閔與鍾繇王朗袁煥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閔勁悍往來銳師

真君侯之勅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閔從孫暉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

名悅即陵長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秘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

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暉後

稱安陽公主或及攸並貴重皆謙冲節儉祿賜

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或邑千

戶合二千戶或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

議或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眾此或觀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

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

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充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

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博獲之賞古人尚惟握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勳乞重平

議疇其戶邑或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冲欲慕魯曾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

介子推有言稿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君密謀安眾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

欲表或為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

荀彧

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謚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

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

十一

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
熙二年贈或太尉或別傳曰或自為尚書今常以書陳事
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草創制
度多所興復或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
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
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
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
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治此姬旦宰周
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成仲尼述作之意
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
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
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敷教化
則王道兩濟或從容與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眾太祖常
嘉納之或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
表海內英雋咸宗焉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
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後所舉
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
致當世知名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
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
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

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今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
忘鍾繇以為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負其過唯荀彧然或問
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
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
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
○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
方為報怨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隱而不言貌以示妻弟
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
因求使至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
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為宰相豈復賴女寵乎彧曰
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
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
豈小事而吾忘之彧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
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
言彧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
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彧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齊璽
書檄軍飲饗禮畢彧留請間太祖知彧欲言封事揖而遣之
彧遂不得言彧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彧殺
伏后彧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
禍亂未已 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彧欲發伏后事而求使

魏志

三

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迴託以官渡之虞
俛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
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子暉嗣侯官
厚誣君子者矣袁曄虛罔之類此最為甚也

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

文帝曲禮事彧及彧卒暉又與植善而與夏侯

尚不穆文帝深恨暉暉早卒子熈翼音翼以外

甥故猶寵待暉弟侯御史中丞侯弟詵大將軍

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荀氏家傳曰暉字長倩侯字叔

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詵弟顗咸熙

中為司空晉陽秋曰顗字景倩幼為姊夫陳羣所異博學

之了也近見袁侃亦暉卿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顗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顗

荀彧

弟祭字奉倩何劭為祭傳曰祭字奉倩祭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祭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祭兄侯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祭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祭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傳嘏談嘏善名理而祭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駢驛頃之祭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祭曰功名者志苟之所獎也然則志苟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祭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祭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嘏往嘔祭祭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祭曰佳人難再得願逝者不能傾國之色也

魏志十卷

十一

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祭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

悼子𧇧嗣為散騎常侍進爵廣陽

鄉侯年三十薨子顓嗣

荀氏家傳曰顓字温伯為羽林右監早卒顓子崧字景猷晉陽

秋稱崧少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在朝恪勤位至左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字羨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主必歷顯位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徐充二州刺史假節都督徐充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於家追贈驃騎將軍羨孫伯子

今御史中丞也 冀官至中領軍薨謚曰貞侯追贈

驃騎將軍子愷嗣冀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

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冀以著勳前

朝改封愷南頓子

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于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顓和嶠

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顓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勗其餘語則同 臣崧之案和嶠為侍中荀

荀彧

韻二沒父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愷寔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愷少府弟惺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傳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

荀氏家傳曰曇

字元智兄昱字伯脩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沛相攸父彝州從事彝於或為從祖兄弟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

十二疑之謂叔父衢曰此更有非常之色殆將

有姦衢寤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

魏書曰攸年七

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愷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愷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愷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何

鬼言十一

十一

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

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

議郎鄭泰何顥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

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

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

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

而覺收顥攸繫獄顥憂懼自殺

張璠漢紀曰顥字伯求少與鄭泰賈彪等

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顯顯名太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顯亦名在其中乃變

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桀顯既奇太祖而知荀或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顯

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慕俠與紹爭名顯未常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

荀攸

錄曰術嘗於衆坐數顯三罪曰王德彌先覺雋老名德高亮而伯求踪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為披其胷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關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顯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為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為長史後荀彧為尚書今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顯

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

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

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

卷之十

十一

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

荀攸

自宛征呂布

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龍表呂布其危必也

收以為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

未一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比行布以敗劉備而滅霸等應之

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

祖欲還收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

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

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

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

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收畫策斬顏良

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

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

營收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太祖目收而笑

遂以輜重餌賊賊竟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

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

軍食方盡收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日暮至其將

韓馥銳而輕敵擊可破也

臣松之案諸書韓馥或作

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

太祖曰誰可使收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

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

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眾

皆疑唯收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收及曹洪

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郤之來洪疑不敢受攸
謂洪曰郤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
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
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
羣下羣下多以為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
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
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
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
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勢不兩全若
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

魏志

十一

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
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
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
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
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
内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

百戶

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攸前後謀謨勞
勳曰今天下事略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

勞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

轉為中軍師魏國初

建為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
謀篡惟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

魏書曰攸姑子辛胤曾問

荀攸

收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收曰佐治為表譚乞降王師自太祖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太祖

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彊不

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

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

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收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

下其見尊異如此收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

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

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

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臣松之案收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依奇策

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收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收從征孫權道薨

太祖言則流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收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歲魏書載太祖令曰孤

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真賢

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

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

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

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能應機子孟軻稱五百年而

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

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長子緝有攸風早沒次子適

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為陵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謚攸曰敬侯

○賈詡傳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

荀收

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

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

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忠何為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殮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峙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嘆息而海所以見身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銜與方之士動七州之眾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綱以網羅京都誅閹官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

季志一

一九

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況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己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九必不可也方今權官羣居同惡如市主上自不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去

○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

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 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

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父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成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

賈詡

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
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恐懼校尉李傕郭汜
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
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
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
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
走未後也眾以為然傕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

臣松之以為傳稱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幾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既流邦國遘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向大哉自後詡為左馮翊傕等欲以功

委志一

二十一

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
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
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
利柰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
傕等親而憚之獻帝記曰郭汜樊稠與傕牙相違矣欲

魏書曰詡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為令僕論者以此多詡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

夫傕汜等鬪長安中獻帝記曰傕等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詡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

傕不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催復請詡

為宣義將軍獻帝記曰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

數來關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為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

賈詡

封爵重賞於是皆引去惟由此衰弱催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謂有力

焉獻帝記曰天子既東而李催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太

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為催所嫌欲殺之謂謂催曰此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催乃止天子既出謂上還印綬是時將

軍段煨屯華陰典略稱煨在華陰時脩農事不虜略天

後以煨為大鴻臚光祿大夫與謂同郡遂去催託煨謂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

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謂

禮甚備謂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謂陰結繡繡

遣人迎謂謂將行或謂謂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

之謂曰煨性多疑有忌謂意禮雖厚不可恃久

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

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謂則家與身必俱全

矣謂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謂說繡

與劉表連和傳子曰謂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謂曰表

也太祖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謂謂繡

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

還謂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

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謂曰兵勢有變

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

還問謂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

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尅悉如公言何其反而

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旣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

魏志

卷之十一

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表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

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
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
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
冀州牧從謂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
荊州欲順江東下謂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
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
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
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臣松之以為謂之此
謀未合當時之宜于
時韓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兵會
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人服劉主之雄姿
憚孫權之武略為曰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
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

魏二卷上

北三

江漢威攝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穢擢之手實震蕩
之良會窮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於赤壁之敗
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
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筭也謂
之此規為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
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斤石既
差悔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為是即愈見賈言之非也

太祖後與韓遂馬

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謂以
為可偽許之又問謂計策謂曰離之而已太祖
曰解一承用謂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謂本謀
也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蒞植才名方盛
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謂自固之
術謂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

我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帝問其人於勗荅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封小

魏略

卷之七

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岨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議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

西貝詡

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詔年七十七薨謚曰肅

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

侍護軍將軍模子胤胤弟龕從弟廸皆至大官並顯於晉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變先識

未能充其志也世之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或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

運移功既違義識亦改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

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杖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黔

首之類歟矣夫欲翼讚時英一匡也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險中至于大身蒼生

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剪漢迹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

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誣歟荀攸賈詡庶乎

筭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與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

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

如謂之儔其比幸多謂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須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

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魏書

國志十

